

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

說狐 瑞應 周文王 漢廣川王 陳羨 管輅 習鑿齒 陳斐 孫岩 夏侯藻

胡道洽 北齊後主 宋大賢 長孫無忌 狐神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

說狐

狐五十歲，能變化為婦人。百歲為美女，為神巫，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，能知千里外事，善盅魅，使人迷惑失智。千歲即與天通，為天狐。（出《玄中記》）

瑞應

九尾狐者，神獸也。其狀赤色，四足九尾。出青丘之國。音如嬰兒。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氣，及盅毒之類。（出《瑞應編》）

周文王

周文王拘羑里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紂，免西伯之難。（出《瑞應編》）

漢廣川王

漢廣川王好發塚。發樂書塚，其棺柩盟器，悉毀爛無餘。唯有白狐一頭，見人驚走。左右逐之不得，戟傷其足。是夕，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，來謂王曰：「何故傷吾左足？」以杖叩王左足。王覺腫痛，因生瘡，至死不差。

陳羨

後漢建安中，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。其部曲士靈孝無故逃去，羨欲殺之。居無何，孝復逃走。羨久不見，囚其婦。其婦實對，羨曰：「是必魅將去，當求之。」因將步騎數十，領獵犬，周旋於城外求索。果見孝於空塚中，聞人犬聲怪避。羨使人扶以歸，其形頗象狐矣。略不復與人相應，但啼呼索阿紫，阿紫雌狐字也。後十餘日，乃稍稍寤。云：「狐始來時，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，自稱阿紫，招我。如此非一，忽然便隨去。即為妻，暮輒與共還其家。遇狗不覺。雲，樂無比也。」道士云：「此山魅。狐者先古之淫婦也，名曰阿紫，化為狐。故其怪多自稱阿紫也。」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管輅

魏管輅常夜見一小物狀如獸，手持火，向口吹之，將爇舍宇。輅命門生舉刀奮擊，斷腰，視之狐也。自此裡中無火災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習鑿齒

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，從溫出獵。時大雪，於臨江（明抄本「臨江」作「江陵」）城西，見草雪上氣出。覺有物，射之，應弦死。往取之，乃老雄狐，腳上帶絳繒香囊。（出《渚宮故事》）

陳斐

酒泉郡，每太守到官，無幾輒死。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，憂愁不樂。將行，卜吉凶。日者曰：「遠諸侯，放伯裘。能解此，則無憂。」斐不解此語。卜者曰：「君去，自當解之。」斐既到官，侍醫有張侯，直醫有王侯，卒有史侯、董侯。斐心悟曰：「此謂諸侯。乃遠之。即臥，思放伯裘之義，不知何謂。夜半後，有物來斐被上。便以被冒取之，物跳踉訇訇作聲。外人聞，持火入，欲殺之。鬼乃言曰：「我實無惡意，但府君能赦我，當深報君耳。」斐曰：「汝為何物，而忽干犯太守？魅曰：「我本千歲狐也，今字伯裘有年矣。若府君有急難，若呼我字，當自解。」斐乃喜曰：「真『放伯裘』之義也。」即便放之。忽然有光赤如電，從戶出。明日，夜有擊戶者。斐曰：「誰。」曰：「伯裘也。」曰：「來何為？」曰：「白事。北界有賊也。」斐驗之果然。每事先以語斐，無毫髮之差，而咸曰聖府君。月餘，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。既而懼為伯裘所白，遂於諸侯謀殺斐。伺旁無人，便使諸侯持杖入，欲格殺之。斐惶怖，即呼「伯裘來救我！」。即有物如曳一疋絳，剗然作聲。音、侯伏地失魂，乃縛取考訊之，皆服。云：「斐未到官，音已懼失權，與諸侯謀殺斐。會諸侯見斥，事不成。」斐即殺音等。伯裘乃謝斐曰：「未及白音姦情，乃為府君所召。雖效微力，猶用慚惶。」後月餘，與斐辭曰：「今後當上天，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。」遂去不見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孫岩

後魏有輓歌者孫岩，取妻三年，妻不脫衣而臥。岩私怪之。伺其睡，陰解其衣，有尾長三尺，似狐尾。岩懼而出之。甫臨去，將刀截岩發而走。鄰人逐之，變為一狐，追之不得。其後京邑被截發者一百三十人。初變為婦人，衣服淨妝，行於道路。人見而悅之，近者被截發。當時婦人著彩衣者，人指為狐魅。（出《洛陽伽藍記》）

夏侯藻

夏侯藻母病困，將詣淳於智卜。有一狐當門，向之嗥叫。藻愕懼，遂馳詣智。智曰：「禍甚急，君速歸！在嗥處，拊心啼哭，令家人驚怪，大小畢出。一人不懼，啼哭勿休。然其禍僅可救也。」藻如之，母亦扶病而出。家人既集，堂屋五間，拉然而崩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胡道洽

胡道洽，自云廣陵人，好音樂醫術之事。體有臊氣，恒以名香自防。唯忌猛犬。自審死日，戒弟子曰：「氣絕便殯，勿令狗見我屍也。」死於山陽，斂畢，覺棺空。即開看，不見屍體。時人咸謂狐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北齊後主

北齊後主武平中，朔州府門，無故有小兒腳跡，及擁土為城雉之狀。察之乃狐媚。是歲，南安王（「南安王」原作「安南正」，按《北齊書》武平五年，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。安南正當是南安王訛倒），起兵於北朔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宋大賢

隋南陽西郊有一亭，人不可止，止則有禍。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，嘗宿亭樓，夜坐鼓琴。忽有鬼來登榻，與大賢語。矚目噬齒，形貌可惡。大賢鼓琴如故，鬼乃去，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，語大賢曰：「寧可少睡耶？」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。大賢曰：「此鬼

佳。吾暮臥無枕，正欲得此。」鬼復去，良久乃還。曰：「寧可共手搏耶？」大賢曰：「善。」語未竟，在前。大賢便逆捉其腰。鬼但急言死。大賢遂殺之。明日視之，乃是老狐也。自此亭舍更無妖怪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長孫無忌

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，有殊寵。忽遇狐媚。其狐自稱王八。身長八尺餘，恒在美人所。美人見無忌，輒持長刀斲刺。太宗聞其事，詔諸術士。前後數四，不能卻。後術者言：「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。」始崔在州，恒謂其僚云：「詔書見召，不日當至。」數日敕至，崔便上道。王八悲泣，謂美人曰：「崔參軍不久將至，為之奈何？」其發後止宿之處，輒具以白。及崔將達京師，狐便遁去。既至，敕詣無忌家。時太宗亦幸其第。崔設案幾，坐書一符。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。頃之，宅內井灶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，或長或短，狀貌奇怪，悉至庭下。崔呵曰：「諸君等為貴官家神，職任不小，何故令媚狐入宅？」神等前白云：「是天狐，力不能制，非受賂也。」崔令捉狐去。少頃復來，各著刀箭，云：「適已苦戰被傷，終不可得。」言畢散去。崔又書飛一符。天地忽爾昏暝。帝及無忌懼而入室。俄聞虛空有兵馬聲。須臾，見五人，各長數丈，來詣崔所，行列致敬。崔乃下階，小屈膝。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。諸神立視而已。崔云：「相公家有媚狐，敢煩執事取之。」諸神敬諾，遂各散去。帝問何神，崔云：「五嶽神也。」又聞兵馬聲，乃纏一狐墜砌下。無忌不勝憤恚，遂以長劍斲之。狐初不驚。崔云：「此已通神，擊之無益，自取困耳。」乃判云：「肆行奸私，神道所殛，量決五下。」狐便乞命。崔取東引桃枝決之，血流滿地。無忌不以為快，但恨杖少。崔云：「五下是人間五百，殊非小刑。為天曹役使此輩，殺之不可。」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，狐乃飛去。美人疾遂愈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狐神

唐初已來，百姓多事狐神。房中祭祀以乞恩。食飲與人同之。事者非一主。當時有諺曰：「無狐魅，不成村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簡

唐國子監助教張簡，河南緜氏人也。曾為鄉學講《文選》。有野狐假簡形，講一紙書而去。須臾簡至，弟子怪問之。簡異曰：「前來者必野狐也。」講罷歸舍，見妹坐絡絲，謂簡曰：「適煮菜冷，兄來何遲？」簡坐，久待不至，乃責其妹。妹曰：「元不見兄來，此必是野狐也。更見即殺之！」明日又來。見妹坐絡絲，謂簡曰：「鬼魅適向舍後。」簡遂持棒。見真妹從廁上出來，遂擊之。妹號叫曰：「是兒。」簡不信，因擊殺之。問絡絲者，化為野狐而走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僧服禮

唐永徽中，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。禮謁之者，見其形底於天，久之漸小，才五六尺，身如紅蓮花在葉中。謂人曰：「汝等知佛有三身乎？其大者為正身。」禮敬傾邑。僧服禮者，博於內學。歎曰：「正法之後，始入像法。像法之外，尚有末法。末法之法，至於無法。像法處乎其間者，尚數千年矣！釋迦教盡，然後大劫始壞。劫壞之後，彌勒方去兜率，下閻浮提。今釋迦之教未虧，不知彌勒何遽下降？」因是虔誠作禮，如對彌勒之狀。忽見足下是老狐，幡花旒蓋，悉是塚墓之間紙錢爾。禮撫掌曰：「彌勒如此耶？」具言如狀，遂下走，追之不及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上官翼

唐麟德時，上官翼為絳州司馬。有子年二十許，嘗曉日獨立門外。有女子，年可十三四，姿容絕代，行過門前。此子悅之，便爾戲調，即求歡狎。因問其所止，將欲過之。女云：「我門戶雖難，郎州佐之子，兩俱形跡，不願人知。但能有心，得方便，自來相就。」此子邀之，期朝夕。女初固辭，此子將欲便留之，然漸見許。昏後徙倚俟之。如期果至。自是每夜常來。經數日，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，乃知是魅。以告翼，百方禁斷，終不能制。魅來轉數，晝夜不去。兒每將食，魅必奪之杯碗，此魅已飽，兒不得食。翼常手自作啖，剖以胎兒。至手，魅已取去。翼頗有智數，因此密搗毒藥。時秋晚，油麻新熟。翼令熬兩疊，以一置毒藥，先取好者作啖，遍與妻子，末乃與兒一啖，魅便接去。次以和藥者作啖，與兒，魅亦將去。連與數啖，忽變作老狐，宛轉而僕。擒獲之，登令燒燬訖，合家歡慶。此日昏後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，斯須漸近，遂入堂後，並皆稱冤，號擗甚哀。中有一叟，哭聲每云：「若痛老狐，何乃為喉嚨枉殺腔幢？」數十日間，朝夕來家，往往見有衣衰經者，翼深憂之。後來漸稀，經久方絕，亦無害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大安和尚

唐則天在位，有女人自稱聖菩薩。人心所在，女必知之。太后召入宮，前後所言皆驗，宮中敬事之。數月，謂為真菩薩。其後大安和尚入宮，太后問見女菩薩未？安曰：「菩薩何在？願一見之。」敕令與之相見。和尚風神邈然。久之，大安曰：「汝善觀心，試觀我心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。」尋復問之。曰：「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。」第三問之，在非非想天。「皆如其言。太后忻悅。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，則不能知。大安呵曰：「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，汝已不知。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，何由可料！」女詞屈，變作牝狐，下階而走，不知所適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